

在决战的日子里

ZAI JUE ZHAN DE RI ZI LI

刘子威 著



在决战的日子里

ZAIJUEZHAN DERIZILI

刘子威 著



在决战的日子里

刘子威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2 1/8 插页2 字数404,000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2·629

每册：1.52元

写在前面的话

和战争年代一起生活战斗过的同志碰到一块儿，总好念叨些战争时期的故事。这些故事虽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听起来却仍是那样亲切，那样撩人心弦。它使我们回想起多少个狂风暴雨急行夜，多少次前仆后继拚杀急；它使我们回想起多少烈士流尽鲜血含笑去，多少群众拥军支前情谊深；它使我们好象又看到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战士们冲杀的身影，和枪林弹雨中倒下去的战友们那刚毅的面孔和渴望胜利的神情……这些故事中的同志，虽说有的已经离散，有的已经长眠在地下，可是，他们那慷慨英姿、欢声笑貌，依然活在我们的心头，时刻在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育着我们。每当遇到挫折或是有所懈怠时，耳边就仿佛响起了他们那亲切的声音：同志，切莫要忘记和丢弃战争年月那可贵的革命精神和昂扬的战斗豪情啊！要象昔日在战场上一样，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冲啊，冲啊！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啊！……

是的，那些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为祖国、为人民奋不顾身的人们的英雄行为，和勇于献身的高尚思想，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想，为了鼓舞我们去从事新的战斗，为了让他们的英雄业绩去感染和教育更多的人，我应该把它写出来。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才拿起了笔。——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写过小说的人，我是激情有而文笔差，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写好而又实难如愿。

缺点难免，欢迎评头品足。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在决战的日子里》，以解放战争时期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部队撤离张家口作战略转移，至平津战役解放张家口这一历史转折为背景，写了其中的一支部队，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所走过的一段光辉的战斗历程，其中，着重描写了清风店战役的胜利。

小说通过这段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的描绘，激情洋溢地歌颂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思想，塑造了李海砣、周大通、苦根子、征途、劲展等一大批我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满怀深情地歌颂了我军广大指战员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顽强革命精神。小说通过对惊心动魄的战斗生活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的描绘，深刻地告诉我们，祖国的解放来之不易，为了使我们的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就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小说的语言朴实、生动，人物形象真切感人。作品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漫天风云	(1)
第二章	离情似火	(19)
第三章	转移路上	(33)
第四章	秋风瑟瑟	(59)
第五章	从容机巧对豺狼	(78)
第六章	一路烽火枪声	(94)
第七章	战龙泉	(117)
第八章	夜静无声胜有声	(142)
第九章	更上一层楼	(163)
第十章	飞兵南线	(196)
第十一章	夜袭肖庄	(215)
第十二章	西过太行	(228)
第十三章	密密枪声征战急	(242)
第十四章	紧急任务	(265)
第十五章	昼夜急行	(285)
第十六章	四面八方杀上去	(311)
第十七章	激烈的争夺战	(335)
第十八章	疾风劲草	(358)
第十九章	组织新的攻击	(377)

第二十章	漫卷红旗尽风流	(397)
第二十一章	夜进左堡	(423)
第三十二章	东川风声	(440)
第二十三章	战士的家	(452)
第二十四章	笑语轻歌情意深	(474)
第二十五章	在阴暗的角落里	(491)
第二十六章	春到人间	(507)
第二十七章	踏上新解放的土地	(531)
第二十八章	山河壮丽	(552)
第二十九章	路过无人区	(571)
第三十章	牵牛鼻子	(589)
第三十一章	雪地进军	(612)
第三十二章	兵临城下	(633)
第三十三章	歼击强敌	(661)
第三十四章	秣马厉兵	(675)
第三十五章	列车飞奔	(693)

第一章 漫天风云

历史的江河又掀起了新的波涛！

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八年的浴血苦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时，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希望获得一个和平时期啊！就在这关键性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带着亿万人民的心愿，毅然决然地到了重庆，去同国民党谈判。对“四·一二”政变和十年内战记忆犹新的解放区军民，在国共谈判的那些日子里，真是坐不安卧不宁，吃不下睡不着，都为毛主席的安全担着份心，捏着把汗。

我党通过在战场上和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签订了停战协定。可是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便于同年的六月，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蒋介石驱使着他的几百万军队，穿着美式的军服，架着美国的飞机，乘着美国的卡车，拖着美国的大炮，开着美国的坦克，杀气腾腾地涌向解放区来。一时间，大河南北、长城内外，狼烟滚滚，乌云遮天。就这样，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中国人民还未愈合的旧伤口上又砍上了新的一刀。遍体鳞伤的祖国大地啊，更见血痕斑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又蒙受了新的苦难！

可是，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伟大的解放区军民不可侮，不可欺！伟大的英勇的自卫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空前规模的大搏斗！是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

察哈尔省一带的敌人，在蒋军发动全面进攻之前，已经向我解放区进行了多次挑衅。蒋介石一声令下，敌人在枪杀了我察哈尔省东部前线负责停战谈判的联络代表后，敌十一战区、十二战区的几十万军队，便从东西两翼向我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大举进犯。在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后，我军为了执行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放弃张家口。

我军是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最后撤离张家口的。我要讲的故事就是打这儿开始。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伟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只是新的历史波涛中的一串小小的浪花。

张家口东部前线的战斗又整整地进行了一天。东大川两边的山上和川里，到处都响着枪声和炮声。

傍黑时候，敌人对大牛背阵地，又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进攻。炮弹冰雹般地落在阵地上，剧烈的爆炸声，震得大地微微颤动。一个个巨大的烟柱冲天而起，被掀起的泥土，飞向空中，随后喇啦啦地倾泻到阵地上。阵地上尚存的几棵圆帽子小榆树，顷刻间被炸断，有的被连根拔起，有一棵竟被掀到空中，倒栽下来。有些炮弹落在阵地前的东川河里，掀起高大的水柱，激起狂涛般的浪波。那高高的水柱，冲向空中，随后象瀑布似的跌落下来，溅起大片的浪花，搅起无数的漩涡。一刹间，天

变阴了，水变浑了。浑浊的河水，在狂卷的硝烟弥漫下，慌乱地向下游横冲直撞而去。在大炮轰击的同时，敌人的四辆坦克，从河对过隆隆地开了过来。为了制造恐怖气氛，敌人在坦克上按上了警笛。那警笛鬼怪般嗥叫着，刺耳瘆人。跟在坦克后面的穿土黄色棉军服的敌人步兵，远看去就象一群蝗虫，咕咕容容地爬过来。敌人的各种火器全开火了，整个阵地被枪炮声淹没了，被烟尘笼盖了。秋风吹动着昏沉沉的烟雾，在阵地上空翻卷飞腾。在游云般的烟雾缝隙里忽隐忽现的太阳，战兢兢地光显个大白脸盘子。

看来敌人是不惜叠尸成堆，也要攻下大牛背阵地。

敌人的大炮延伸射击了，炮弹日——眶、日——眶地朝阵地后面甩去。敌人向阵地接近了。

一声号令，隐蔽在阵地后面的战士们，急速地冲出隐蔽部，迅猛地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一班跑在最前面的是个虎势势的青年战士。他右手提着三八枪，低着身子，冒着弹雨，飞快地朝阵地前沿跑去。在他的身后，被踩起一溜长长的土烟。转眼间，跑到了他们防守的位置。可是跑到跟前一看，战壕和掩体全被打塌了，黄土加砂的土层，足足被翻了三尺深。附近既没个隐蔽处，也没个合适的射击位置。敌人轻重机枪发射的子弹，劈头盖脸地洒落过来。飞鸣的弹丸在耳边啾啾直叫，溅落的子弹，在身旁近处噗噗直掉。青年战士机警地察看了地形，就扑哧一下子趴倒在一个炮弹坑子里。趴下后，他急速地用手推了推胸下的土，用脚蹬了蹬腹下的土，这样三蹬两推，不一会儿工夫就修理出一个射击掩体。当全班战士跑上来时，他已经朝涌到河里的敌人开枪了。他瞪起一双冒火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蜂拥而来的敌人，紧张地操动着手中枪，急速地射击着。任

是敌人坦克隆隆响，警笛嗷嗷叫，任是敌人潮水般地涌来，任是子弹在脑皮子上直飞，他全当没那么回事似的，专心致意地射击着，枪枪弹无虚发。他正打得起劲，忽然，一梭子子弹落到他的头前，崩溅起的土砂迷住了他的双眼。骤然，两眼全睁不开了。怎么办？只见他朝右手掌上啐了一口唾沫，对着右眼使劲揉了起来。三揉两揉，总算揉出来了一部分砂子。虽然揉时用力过猛，眼睛被砂粒磨出了血，而且针扎似的疼痛，但他全然不顾，仍旧圆睁开右眼，瞄准了敌人继续射击。至于左眼，疼也好，瞎也好，他全不在乎了。

这个战士名叫李海砣，今年十七岁，中等个头，硬棒的身骨。黑红的脸膛，肌肉瓷瓷实实，肉皮紧紧绷绷。两道平眉，一双梭目。两片紧闭的厚实实的嘴唇，显得憨厚而倔强。抬高的帽檐下，露出黑黑的硬硬的头发茬子。和所有的战士一样，他身穿灰色的单军装，头戴八路帽，斜披子弹袋。腰里紧紧地扎着一条黑皮带。他满脸的战尘，一身的灰土。虽说多少天连续的战斗，使他的脸庞消瘦了，嘴唇干裂了，眼里充满了血丝，可是他却依然英气勃发，斗志旺盛。这个年轻人，眼下只顾射击，一声不吭。

紧挨他左首的一个战士名叫鲁胜，今年十六岁，他长着个敦敦实实的短个子，蚕豆眼，半节眉，眼神机灵而富于表情。他情绪显得十分激昂，射击时嘴里不停地喊着：“妈的！妈的！”一枪打着了，他眉眼就笑起来；一枪打不着，眉眼就皱起来。看样子是个好激动、好急躁、多少带些孩子气的人。

这两个战士都是阵地后面三里地的左堡村人。他们是在国民党发起全面进攻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抗日的胜利果实而参军的。入伍还不满四个月。

一连固守的大牛背阵地，座落在东川河以西，在附近的丘陵中数它高。它实际上是个牛背形的大土岗子。土岗子前沿是一带陡坡，那陡坡是河水上涨时冲刷成的。陡坡下去是六、七十公尺的河滩，河滩上长着些黄黄绿绿的毛毛草。河滩下去便是由北而南的东川河了。在这深秋枯水季节，河水深处齐腰，浅处达膝，清澈见底。大牛背阵地后是一带起伏地。交通沟沿着一带起伏地，直达支前模范村——左堡。左堡恰在大东川中间，这条大川，东西长百多里，南北宽数十里，川南为军都山，川北为大海坨。平绥铁路东西横在大川里，顺铁路东去，越过八达岭，直通北平；顺铁路西去经过新保安、下花园，直通张家口。

敌人在坦克和各种火力的掩护下，这时已经越过东川河，开始上河滩了。四辆坦克有两辆陷在了河里，有两辆正哼哼吱吱地爬过河滩。跟在坦克后面的步兵，已经成密集的战斗队形向阵地冲来。刹时间阵地上响起了一片喊打声。一班长滕昭，对全班喊：“照敌人步兵打！照准了打！准备好手榴弹！”整个阵地上枪声爆豆般地响起来。战士们射击时震得尘土飞扬，敌人的炮弹、子弹打来，激起烟波土浪。夹杂着浓烈火药味的炽热气体，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那浓雾般的土烟，迷得人睁不开眼。不一会，战士们就变成土人了。头上的汗水冲着脸上的灰尘，形成一溜溜鲜明的痕印。枪声如风，朝敌人刮去，子弹如雨，朝敌人洒去。在猛烈地打击下，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很快乱了队形。被我压制住的步兵，渐渐地脱离了坦克。两辆坦克顾不得步兵，径直朝阵地爬来。坦克颠簸着，发出巨大的隆隆声，警笛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车身下喷出蓝灰色的烟幕，飞转的履带，带得泥土块子乱飞。坦克上的炮和机枪，疯狂地

朝阵地上打来。有一发炮弹低得几乎擦到李海砣的脑袋皮，他甚至感觉出炮弹带起的那股风。炮弹在他身后爆炸了，爆炸时产生的气浪把他的军衣下摆和一截空子弹袋给掀翻起来。可是李海砣竟没有动一动，仍旧聚精会神地在射击。

两辆坦克朝一班左侧阵地冲上来了。坦克使劲地拱着陡坡，发出的巨大响声，产生一种震撼力。战士们感觉出身下的土地都在抖动。枪弹对坦克不起作用，一班的炸药包又用光了，手头没了反坦克的家伙。坦克爬上陡坡了。当坦克的炮塔和粗粗的炮筒子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一班战士眼前时，全班同志眼瞪着那个庞然大物干着急。坦克转动着炮塔，劈头盖脸地射击着，对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再不容迟疑了！李海砣忽地朝班长喊了声：“我上去掀它的盖子！”说着一拱身就要上。班长陈昭猛地用手按住他说：“盖子闭着的！”说罢他急中生智，当即从身上摘下手榴弹袋，随后将手榴弹袋一卷，四颗手榴弹被捆成一束。接着就连接拉火弦……

李海砣虽说参军时间不长，还缺乏战斗经验，但他却非常注意学习。就在班长摘手榴弹袋时，他一下子明白了班长的意图。当班长把手榴弹束绑好后，他把自己弹袋里的四颗手榴弹也捆在了一起。班长看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对他说：“我炸第一辆，你炸第二辆。要勇敢机警。看我的！”说罢用右肘夹起手榴弹束，朝同志们喊了声：“你们掩护！”便飞身向第一辆坦克奔去。李海砣模仿着班长，也用右肘夹起手榴弹束，喊了声：“你们掩护！”便飞身朝第二辆坦克奔去。

一班总共六个人，剩下来的四个战士，一边朝坦克射击，进行掩护，同时把目光投向班长和李海砣，紧紧地追随着他们的身影，为他们使着劲，为他们捏着汗。

忽然间，坦克上的机枪嗒嗒地朝两个人扫射起来。接着只见班长踉跄一下子跌倒了，李海砣也随声倒下去了。四个战士一惊，不由得抬起了身子。

李海砣就地几个滚，滚到一个炸弹坑子里，躲避着坦克的射击。随后，他见负了伤的班长吃力地抬起身子，左手按着肚子，右手提着手榴弹束，拚着全身力气，身子趑趄着，扑向第一辆坦克。当对第一辆坦克的爆破声刚刚响过，李海砣已经连爬带滚接近了第二辆坦克。他趁坦克爬进两个大炸弹坑子，迟滞不前的当儿，急急地朝坦克匍匐前去。他接近了坦克，由于死角大，坦克上的炮和机枪都打不着他了。他刚要拱起腰来把手榴弹束送到履带上去，恰在这时，狡猾的敌人打开了炮塔盖子。一个匪兵从炮塔里探出身子，举起手枪瞄准了李海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当当几声枪响，四个负责掩护的战士，眼明手快地把探出炮塔口的匪兵揍死了。这时，李海砣趁敌人尚未来得及关闭炮塔盖，飞身爬上坦克，扯出拉火弦，把手榴弹束投进坦克里。只听一声巨响，坦克一颠，就再也不动了。

敌人的冲锋又被打下去了。将要落山的太阳，把橘红色的瑰丽的光束撒到英雄的阵地上，把阵地照得红澄澄的，光灿灿的。

当李海砣跑到班长跟前时，见班长因腹部受伤流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了。李海砣大声地呼唤着：“班长！班长！”不见回应。过了一会儿，陈昭才微微地睁开眼，望着李海砣急切地问：“坦……坦克？”李海砣把嘴凑近他的耳朵回答：“全炸趴下了！”陈昭听罢微笑着点了点头。稍停，他左手轻轻地拍着衣兜，吃力地对李海砣说：“兜……兜……下边的兜。”李海砣领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要什么东西，就把手伸进了他

的左下兜里。李海砣从这个兜里摸出一个红布皮袖珍本，本上用黑体字印着《共产党宣言》几个字。李海砣跪蹲着把书捧到班长的眼前，这时全班的同志也都围拢上来了。陈昭瞅了瞅那本书，又亲切地瞅了瞅全班每一个同志，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李海砣的脸上。他那多少有些发直的眼睛里，闪着灼热的光，脸上流露出希望和寄托的神情。他动了下身子，憋足一口气，吃力地对李海砣说：“我不想停止战斗，不想离开同志们，可是不行了。这本书留给你吧。这是我在北平监狱里的爸爸托人把我送到解放区的时候转给我的。你带上它，为里面说的伟大的事业战斗吧！”说罢，留给了李海砣一个亲切的微笑，也留给了全班每人一个深情的微笑，之后，班长陈昭同志便对着红光闪耀的万里云天闭上了眼睛。这时同志们发现他的右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把土，一把被他自己的鲜血润湿的土，土在他手里已经被攥成团。可能是由于疼痛难忍抓起了这把土，也可能是出于对解放区土地的爱恋，抓起了这把被鲜血染红的土。

天空乌云低滚，河里流水呜咽，山峰残阳如血。

全班同志都悲痛地垂下了头，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一想到与自己曾一起生活战斗过，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的班长就此永别了，同志们真是难舍难离呀！人们想起了他那感人的顽强的战斗精神。他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水深他先趟，山险他先上，凡遇艰险处，总有他的身影。使人们更为难忘的是，他对同志怀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艰难跋涉时，他帮战士们扛枪、背背包，为战士们烫脚挑泡。难能可贵的是他更注重从政治上关心战士。他善于在战士心中点革命的火，播革命的种，绘革命的路。如今，他临闭上眼睛，仍旧不忘这一点。这，这怎么能不使人更加留恋、更加悲痛呢！

鲁胜哭泣着从班长手里拿过那个被鲜血染红的土团，更是心痛如绞。他呜咽着说：“班长，我的好班长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在什么地方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东川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我们要为你报仇！我们要为保卫解放区的土地努力战斗！”

在同志们哭泣时，李海砣没有哭，他只是痛苦地紧皱着眉头，愤恨地咬着牙，默默地凝神望着死去的班长。班长的牺牲，使他悲痛难过，心里受到极大的震动，也激起了他对敌人的无限仇恨，唤起他更强烈的战斗意识。这一切感情在他心里翻江倒海，使他感到扯心裂肝似的疼痛。可是这一切也通通地被他关在心窝里了，憋在肚子里了。他眼里的泪水在朝一起凝聚。可是他极力抑制住自己，挤碎泪珠，让泪水倒流在心里，去拌合那悲痛的思涛。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自己手里的红布皮本子上。刹那间，一件往事涌上心头，一幕使人难忘的情景映入脑际……

那还是在他入伍不久时，一次白天行军到宿营地后，见班长坐在窝瓜架下一边用热水烫脚，一边看一本红皮的书。他见班长看得那样入迷，以至盆子里的水凉了，脚还在里面泡着。于是，他好奇地问：“书里的故事热闹吗？”班长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问道：“海砣，你愿当个掘墓人吗？”他一楞，问道：“啥的掘墓人？”班长说：“就是挖坟坑子嘛。”他听了还是迷惑不解，又问：“给谁挖？”班长用手一挥，激昂地说：“给资本主义挖！现在咱们不是正在挖吗？咱们正在挖一个大坟坑子，把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一起埋葬！”李海砣这才明白了班长说的意思，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愿意！愿意当个掘墓人！”班长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好！咱们加劲地挖呀！”海砣听了班长的